

此篇本為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為三
 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
 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為造物所
 使絀絀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
 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
 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後謂之言言則
 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
 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所言
 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
 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
 邪其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為造物所使
 遂為此言邪穀者鳥之初出卵者也穀之
 為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
 為異於穀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為與穀
 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一同不可
 得而分辨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

內篇齊物論下 卷三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
 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
 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
 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
 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
 真偽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
 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
 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
 謂是是非非皆可也小成小見也一偏之
 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
 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
 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
 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為是彼之所
 是我以為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
 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

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為
 是則以彼為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為
 是則人以為非也在彼之說我則不為之
 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
 無是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非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方可方不可方可不可方不可因是非因非因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
 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
 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
 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
 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纔
 有箇可使有箇不可纔有箇不可便有箇
 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
 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
 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
 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又
 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它又何以異汝雖分爲人我其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人已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爲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指手指也以我之指爲指則以人之指爲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若但以我

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塞之善也見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可者不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物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成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

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蓬與椽屬與西施恢悅情怪通爲一

蓬屋梁也椽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屬惡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諂詐之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爲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成毀物之相戾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爲成物矣譬如用藥吹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有角而後成弓在弓則爲成在筋角則爲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爲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己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為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為用而隨用皆通通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已

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是其筆端遊戲作文字處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為一偏之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茅山栗也一名橡子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移易朝暮而眾狙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野處云列

子勝於莊子如此譬喻二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是以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為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為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

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念未起之時則但見曾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

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感者也故載之末羊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

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肅此之謂以明

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為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以策羊曇以策擊西州門皆馬策也枝猶持也持而擊曰枝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枝策即言師曠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為几而凭之故曰據梧因上言鼓琴遂引說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分曉乃強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

強辯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為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辯為結亦是文法也堅白注家以為堅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為馬言白不必言馬亦猶黃馬驥牛三也史記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時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之事爾昭文既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繪緒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它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為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為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

是非非專說三子也滯疑言不分不曉也滯亂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國欲也言聖人之所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他下字血脉便見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手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手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喝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

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莊子之文纒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

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層也列子所謂有太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

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明妙據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

有有而曰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

這箇無字雖是有果是喚作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耶果可謂無邪此與般音處同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太山至大也而謂之為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纒大些箇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

太山纒小些箇便不名為太山矣若以太山為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為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為夫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為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一草一木一禽一蟲亦與我相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說了箇一字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意謂既是混然為一則和箇一字亦不當有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自是兩箇故曰一與言為二既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為二一句則成三箇矣自此三箇但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算不盡而況凡人乎若如此看得來當初因箇無字引起遂至於有有而一自

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
況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
爲是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簡是
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吟也
請言其吟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
競有爭比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
有常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
之私有簡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吟疆界
也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
其文做出四句左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
理也義事宜也纔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
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辨辨別也分辨
皆同但字有輕重纔有主意則各自分析
辨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則甚於爭爾既
有分辨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
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擬撥得伶俐便自好
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
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

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
甚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
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請得莊子好雖
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
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
者有不見也

上面既說了彼我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
箇說話來發明此老會中多少玲瓏多少
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
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
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
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
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
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
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
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
纔到分辯處便是你胸中自見得不透徹

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
也到這裏又自發一箇何也之問懷之者
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
人於此則必辯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
辯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
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
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因而幾
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
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
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不
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辯不言無仁之
迹而後爲大仁謙滿也獲藏物曰謙以廉
爲廉則有自滿之意國語曰謙謙之德不
足就也言其自小即此謙字清畏人知清
畏人不知皆不得爲大廉矣不伎者不見
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下面又再解
一轉昭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

名則非道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辯則是自有見不及處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有自潔之意則不誠實矣清自潔意也信實也勇而見於伎則必喪其勇矣固圓也言此以上五者皆足箇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迹則近於四方之物矣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止則為知之至矣不知之知便是不可言之辯便是不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潛疑之耀也葆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

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昔者上著一故字便是固上文而引證也宗膾胥教之事無經見亦需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運艾之間喻其物欲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國物欲自蔽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推撰也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真之不辯者照之以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也

醫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一片文字嘗試同是之間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

知止其所不知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為莊子也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脹疾偏死猶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懼後獲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易養麋鹿食蒿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獲獾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錯與魚游毛嫵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驪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蕪然報亂吾惡能知其辯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為發端之語也猶安乎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人異乎猿猴覬芻草木之食藜藿內味之食也鷹也帶蛇也麋鹿則食草蝻則食蛇鴟鴞則食鼠人則食芻黍所嗜好甘美皆不同則四者之

味孰為正哉猶狙獾狎也狙獾以猴為雌麋鹿一類物也猶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嫱麗姬登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為正乎決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皮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樊然紛然也較雜也

○ 顏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涇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為之動心而況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朴實頭結殺一句瞿鶴子問平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堯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貶刺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為意也有就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 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為不著實之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堯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之

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矣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勞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茫處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隸

汝亦大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為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鴉未出卯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鴉早求之以為矣此早計之喻也時夜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為汝妄說汝且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說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此一字奇旁

日月附日月也挾宇宙宇宙在其懷內也脗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混然為一也滑滑也滑昏昧也人世汨汨滑滑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為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為隸推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為尊卑眾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知知之則渾渾渾然猶愚也愚茫無知之貌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萬物各然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古及今積無限箇是守故曰以是相隸相隸者猶言相積相壓也

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夜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枚手因哉丘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弱喪者弱年而去其鄉也久留他鄉而忘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艾麗戎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晉故以為悲及其既貴與王匡牀而食而後以始之泣為悔以

此為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語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為夢又於夢中自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得到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皆未為深達此亦學問中一大事如樂廣之訴則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果為何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君貴也汝困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切切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見之貌某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為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其文變化得奇特弔至詭怪也我為此言可謂至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闕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

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之端也勝負不足為是非則是我與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黜闕者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箇若是一箇此人又是一箇則是三箇人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一箇來故曰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纔以為是纔以為然則又有箇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音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以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邪故曰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儘可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猶子美所謂滿瀟送日月也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便是逍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終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滄溥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為形亦猶蛇蚺蜩翼而已我豈徒待彼邪蚺蛇既化而蚺翼猶存是其蛻也豈能自動耶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而說夢處生來栩栩蝶飛之貌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為胡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遽遽儼直之貌此形容既覺

在牀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為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此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來究便是禪家做話頭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之理也

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箇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與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